



# 中国历史纵横（四）

郭一平 主编



# 目 录

魏道武帝始末 .....	1
南朝刘裕称帝 .....	3
因时度势，国运日昌 .....	7
魏宋争雄 .....	10
魏太武帝的成与败 .....	15
耿直清贫话高允 .....	18
文成凿云岗 .....	22
宋迁喋血亡方休 .....	26
魏孝文帝改革 .....	31
迁都洛阳城 .....	35
魏孝文帝改制 .....	39
贾思勰和《齐民要术》 .....	44
科技奇才祖冲之 .....	49
范缜放《神灭论》 .....	53
检籍与反检籍 .....	57
重蹈覆辙，齐宋同病 .....	61
胡太后宣淫误国 .....	65
六镇风云 .....	70
“菩萨皇帝”萧衍 .....	74
梁武帝治国 .....	79
“天柱”折，魏宫裂 .....	83
两家分魏 .....	88
侯景之乱 .....	93
傀儡天子元善见 .....	97
宇文泰关中建功业 .....	102
两虎相争五接战 .....	105

南朝大劫难 .....	110
独辟蹊径的陶弘景 .....	116
暴君高洋 .....	121
齐高竟腐败，王朝歿 .....	126
北周灭佛 .....	136
南朝陈主恋夕照 .....	141
错将臭草当栋梁 .....	145
亡国之音弥后庭 .....	148

## 魏道武帝始末

世运多变，盛衰交替，自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华夏黎庶，又无宁日。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王刘聪攻破氏安，晋愍（音 m n）帝司马邺出降，北方各少数民族首领蜂起，争分天下，遂有十六国政权的攻伐征战；江东则因淝水大战，阻住了前秦苻坚的南下锋芒，维持了东晋司马氏政权的百年残喘，从而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公元420年，刘裕南方建宋，是为永初元年；而此时鲜卑族拓跋氏早已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史称北魏的魏国政权。从此，长达169年的南北朝时期开始了。

公元386年，拓跋珪受族中部落首长推戴，即了代国王位，独掌大权。他任用汉族士人张兖为长史、许谦为右司马，指导政治，为表示不受晋朝封号，改代国为魏国，是为登国元年。执政伊始，重农息民，稳定政局，他在旧都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旗）一带锐意发展农业，随后推展到五原和稠阳塞外；同时，对过惯游牧生活、叛服无常的部落首长加以诱导。这些部落首长称为“大人”，他们不懂得服从一个固定国家国王指挥的好处。拓跋珪把征伐缴获来的俘虏和牲畜，依据战功大小分赏，让“大人”们尝到甜头。很快，魏国便成为坚强的好战集团，从登国三年（公元388年）起，拓跋珪先后攻取了东胡库莫奚、敕勒高车、回纥高车、南匈奴刘衡辰等部，获男女及杂畜四五百万，黄河河套地区各部纷纷归附，从而占据了广大肥沃牧地，国富兵强，准备南下中

原。

登国十年（公元 395 年），魏军又在参合破（今内蒙凉城西南）大破后燕国慕容宝军，虏敌 5 万，俘获文武将吏数千、器甲资财无数。次年，拓跋珪亲率大军 45 万攻后燕，取并州（今山西晋源）出井陘（今河北井陘县），天兴元年（公元 398 年）终于打破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州郡。同年，魏国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次年拓跋珪宣布称帝，他就是魏道武帝。魏道武帝治国，除军事掠夺外，更依汉例，设立正规的政治机构，招揽人才、祭奉周孔；同时解散游牧部落，致力亲耕籍田、广兴产业，使经济日趋繁荣。

魏道武帝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为鲜卑贵族所不容，皇帝与贵族间的矛盾日见加剧，拓跋珪从此陷于难以解脱的困境。

魏道武帝心地残忍，疑心极重。在他的群臣中，最得信任的是张兗，这位堪称北魏第一谋士的人物向拓跋珪力荐中原名士崔暹，崔暹在拓跋珪率兵攻打后燕都城中山时，提出用桑椹补充军粮的办法，令民间广为征集，以抵租税，从而解决了大军缺粮的难题，取得攻城的胜利。对此，本应褒奖，可当时崔暹或许无意中饶舌，讲了一个典故，说古人认为鸣声极丑的鸱鸟，一旦吃了桑椹，就会吐音宛转动听。说完，还为自己博学而颇为得意。不料，拓跋珪听了很不舒服，认为崔暹故意讽刺鲜卑人不开化并怀恨在心。由于当时战事紧急，一时顾不了这些，尽管接受了崔暹的建议，而且确能奏效，但他对崔暹仍旧耿耿于怀，不久就借故杀了崔暹，并对他一向信任的张兗也以妄荐过失加以贬责，毫无宽厚可言。

攻打后燕慕容宝得胜之后，因嫌对方没有望风而降，

竟大发脾气，并将 5 万俘虏在参合陂一次全部杀死，极度的残忍致使天下人士闻讯为之一惊。

从此，拓跋珪的军队每战必遇顽强抵抗，因为谁都不愿重蹈参合陂的覆辙；而各地一些本愿归顺魏国的东晋官员也因害怕当崔暹第二而另投他方。种种教训，才使拓跋珪稍微收敛暴行，装出一些宽容姿态，而内心却感到十分压抑郁愤。

拓跋珪致力改造鲜卑旧俗，遭到保守势力的顽强反抗，皇帝与贵族关系十分紧张。对此，拓跋珪惊慌烦躁，不知所措，有时几天吃不下饭，彻夜不能入眠，常常自言自语、疑神疑鬼，总觉得满朝文武人人都有野心，宫中内侍个个皆怀恶意。他时时留意防范，只要发现稍有可疑的地方，哪怕是捕风捉影也一律加以击杀。天赐三年（公元 406 年）。他特地下诏道：“人皆以为汉高帝乃受命于天，其帝位并非争夺而来。今群臣亦应安分知足，谨守臣道，方可保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后世。”意思很明白，谁要保全身家性命，就不能反对他。事实上，要夺他帝位的人也确实存在，如鲜卑大臣穆崇、拓跋仪等，但大多数人还是支持他的，他这样一闹腾，反弄得满朝惶恐、人人自危了。

拓跋珪最后精神崩溃，卧病在床，经御医诊治，服了寒食散，反觉病情加重、以致神经错乱，如颜如狂，完全失去理智。结果被他的儿子拓跋绍所杀。

### 南朝刘裕称帝

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三年（公元 399 年），“五斗米

道”道徒孙恩，乘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和民众不断起义反抗的机会，从海岛聚众起事，先后攻破上虞、会稽，江浙民众纷纷响应，很快从 1000 多人发展到几十万人，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号称“长生人”，其中有许多亡命之徒，作战十分勇敢，但同时滥肆杀掠，具有很强的破坏力。

朝廷派谢琰、刘牢之率兵镇压，双方经过几十次激战，永兴元年（公元 402 年），在刘牢之的部将刘裕的攻击下，孙恩军彻底崩溃，孙恩投海自尽，残余部队由卢循率领，在沿海一带作乱，刘裕一面追剿，一面招降纳叛，壮大自己的力量。

就在朝廷全力对付孙恩、卢循的时候，以桓玄为盟主的藩镇，也乘机扩张势力。他先后吞并诸藩，占据了长江中游以西的广大地区，接着挥戈东下，一举攻破晋都建康（今南京市），元兴三年（公元 404 年），桓玄废了晋安帝，自立为国君，国号楚。

桓玄登基，变得更加骄奢昏淫，而这时刘裕已经羽翼丰满，他率兵来到军事重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西进京都，一举破城，灭了桓氏一族，恢复了晋安帝的帝位。这样，刘裕自然成了东晋的大功臣，并牢牢掌握着朝政大权。

刘裕出身破落的低级士族，小名寄奴。因家贫不能读书，从小务农，兼做樵夫、渔夫、小贩，又喜欢赌博，还曾为欠赌债被人绑在马桩上整治过。这种经历既使他懂得民众的苦处，又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性格。他凭着勇悍善战、屡立大功，从一个小军官爬到大将军的位置上，且治军严明，身先士卒，与当时普遍的腐败风气截然不同，因而深得民心。

刘裕掌握东晋实权后，为了取代司马氏，坐上皇帝宝座，更加蓄意树立自己的威望，从义熙五年（公元 409 年）开始，带兵北伐，进行了消灭割据势力的统一战争。他先后攻破南燕（今豫、鲁一带），杀了南燕王慕容超，收复青州；南下击溃卢循，收复广州；攻克江陵，杀了割据者刘毅；力取成都，灭了割据者谯纵；直捣襄阳，赶跑了割据者司马休之。义熙十一年（公元 415 年），东晋境内，全由刘裕势力统治了。

第二年，刘裕见后秦国皇帝姚兴已死，幼主姚泓继位，国内发生内乱，认为时机已到，便率领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兵分五路，水陆并进，大举攻伐后秦。

沈田子一路人马，绕道南阳，势如破竹，直逼后秦都城长安。后秦皇帝姚泓亲率重兵迎战。在长安东南，后秦几万兵将，将沈田子等 1000 余人围了个水泄不通，沈田子却毫不畏惧，他振臂高呼：“我们历尽千辛万险，今日已打到敌都城下，此时不拼，更待何时！”并带头向重围冲去，众将士一时群情激奋，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竟奇迹般把后秦大军冲杀得七零八落，把敌军赶进城内去了。

檀道济一路所到之处的守敌也望风而降，大军很快直抵洛阳。檀道济善于收买人心，不杀无辜，即使俘获的敌兵，也都释放回家，有效地瓦解了敌军，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王镇恶一路，进入敌境，同样屡战屡胜，破虎牢关、栢谷坞，经澠池，会师洛阳。接着，攻打潼关要塞，被后秦守将姚绍挡住，王镇恶因军粮缺乏，只好驰告求援。

刘裕接到报告，急忙沿黄河往上游送粮，逆水重舟，行进缓慢。而北岸的北魏守军则虎视眈眈，不时便突袭

一下，抢船劫粮，还杀了一些运粮士兵。刘裕只好先调兵解决魏军，粮船才得以运到潼关。可是，这一来二去，却耽误了不少时间。

幸亏王镇恶得到当地百姓的帮助，坚持到军粮运达。恰好这时姚绍病死，代守潼关的姚讚又得知刘裕兵到湖县（今河南老潼关东），知道大势将去，悄悄逃走了。

大军进潼关后，王镇恶率领水军，乘坐蒙冲小舰，从黄河入渭水，直达长安附近的渭桥。由于北方向来没什么舟楫，后秦军队见王镇恶的船舰外面没有人撑篙，却逆流猛进，吓得以为是天兵降临。

王镇恶带兵在渭桥上岸，饱餐一顿，又下令放开缆绳，任船舰随着渭水急流漂去，他指着长安城北门对兵士们说：“我们已经离家万里，打到敌国城下，眼下衣物粮食都随船顺流漂去，想回去是不可能的了，就是困在这里，无衣无食，也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就是死战，攻进长安，立功受赏！怎么样？”众人齐声道：“行！”王镇恶见士气旺盛，当即冲在最前面，很快把守桥秦军冲得落花流水，又把出城接应的姚泓打了回去，晋军一鼓作气，攻陷长安。至此，姚泓投降，后秦宣告灭亡。

随后，刘裕大军也赶到长安，各路人马论功行赏。班师回朝前，刘裕派亲子刘义真和王镇恶、沈田子两将军一起守长安。没想到王、沈两员虎将互不买帐，刘义真又控制不住，晋军发生内讧，沈日子杀了王镇恶。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占据陕北、内蒙一带的夏国首领赫连勃勃，趁机发兵攻城，晋军抵挡不住，长安得而复失，只保得潼关以东地区。

尽管如此，这次北伐仍然是东晋百年来最辉煌的一

次战绩，刘裕因功被封为宋王。两年后，刘裕完成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军事、政治措施后，认为东晋朝已没有存在必要了，于是，黄袍加身，废晋建宋，他就是宋武帝。

宋武帝刘裕从一个贫儿成为南方君王，除了政治、军事才能以外，与他一些优良品质分不开。比如，他坐上皇位后，仍旧清简寡欲，事事严整有度，车马不加装饰，后宫不奏音乐，内府不藏财宝，甚至连床脚上的金钉也令人取下，换上铁钉。当下属献来光彩艳丽、价逾百金的虎魂枕时，他只取此枕可治刀伤的作用，敲碎了分给将士医治创伤；他患有热病和刀伤，需要睡在冷物上，有人献上石床，他却嫌奢侈耗费，下令毁掉，以免上行下效，不可收拾；女儿出嫁，嫁妆绝无锦绣金玉；日常回到家里，马上脱掉公服，只穿普通衣衫，脚下则拖双连齿木履。他喜欢逍遥散步，每次只带几个随从，从不要任何仪仗。刘裕不仅内外奉禁，处处节俭，还能不忘穷时，当年做工，种地的家什农具，一直保存在身边，至死没有改变。

自刘裕建立了统一南方的宋朝后不久，北魏也与日俱强，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了其它北方小国，于太延五年（公元 439 年）统一了北方，结束了五朝十六国的长期分裂局面，开始了维持日后一百多年的南北对峙格局的南北朝时期。

### 因时度势，国运日昌

北魏天赐六年（公元 409 年），魏道武帝被其子拓跋

绍所杀，道武帝长子拓跋嗣又以忤逆子弑君父之大罪处死了拓跋绍，然后自己即了魏国帝位，他就是明元帝。

拓跋嗣为了解决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矛盾，采取了调和的办法，命南平公长孙嵩等八大臣共听朝政，共议政事。“八公”参政后，矛盾对立的局面大为缓和，正当明元帝准备好好治理一番时，自然灾害又严重威胁着魏国。

当时魏国大地因连年霜旱不断，京畿之内饿殍遍地，朝野不宁。部分朝臣建议迁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市丰乐镇），以避灾凶，而汉族大臣崔浩、周澹则坚决反对，认为迁都害国，万不可行。他们分析形势，指出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的汉人至今仍称魏国为“牛毛之众”，以为鲜卑人畜众多，国强且富，不敢造次。如果一旦迁都，便极易暴露魏国眼下人稀粮缺、生计艰难的致命弱点，那不是伸出头来让人死揍吗？而主张迁都的官员则认为救命要紧，不迁都势必坐以待毙，如何能渡得难关？双方各执一辞，争论十分激烈。

明元帝觉得崔浩的忧虑很有道理，又恐百姓因饥生变不可收拾，所以委决难下。这时，崔浩提出用马奶和蔬菜充饥，可以熬到秋熟，总有一些收成，再用秋粮渡过难关，等到来春草生，一切便可迎刃而解。明元帝听从了崔浩的意见，决定依计行事，同时为防万一，又特地挑选出一批最穷困的鲜卑人移居到东部的定、相、冀等州去，责令当地汉民每户出租米 50 石来养活他们，以保证日后可以用这批人充作兵源。

魏国当时的外部形势也十分严峻，北方的柔然国日见强大，而且野心勃勃、觊觎魏国，魏国却只有招架之功，断无还手之力，甚至为确保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市)的安全,后来,不得不筑长城两千余里,以求固守;南方的后秦也国势正盛,还占有黄河以南的州郡,对魏国虎视眈眈。明元帝采取隆基固本、内和外揖的政策以保天下,等待时机。

与此同时,南朝刘宋政权愈见强大,宋武帝北伐后秦,收复了黄河以南丧失的州郡,以争夺黄河以南沃地。由于天灾造成的经济困难,魏国用兵机会大大减少,而长期以掠夺征战为业的鲜卑人口与日俱增,大量穷困已极的国人,给明元帝的压力十分巨大,稍有不慎便会闹出内乱。

好容易等到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南朝传来刘裕驾崩的消息,北魏明元帝大喜过望,打算趁宋朝因治国丧而无暇外顾之机,磨刀霍霍,准备立即大举渡河南侵,以转嫁危机、解脱困境。不料,大臣崔浩又出来极力劝阻,这次明元帝无论崔浩怎样据理力辩也听不进去了。鲜卑人野蛮好战、掠夺战性的热血在他周身沸腾,企图走出即位以来的重重难关,满足举国上下穷困国人的要求,使攻掠成为摆脱困境的大政方针。

明元帝挥师大举渡河南侵,其势有如饿虎扑食,然而宋军守将并不畏惧,双方经过多次浴血苦战,到第二年,北魏终于夺得了司州全部和兖州、豫州的大部分地区,占领了许多州镇,北魏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从此,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形势开始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魏明元帝拓跋嗣踌躇满志之时,不料身染重疾、医卜无效,于北魏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冬十月病卒西宫,死时年仅32岁。

拓跋嗣死后,他的长子拓跋焘继位,这就是史称太

武帝的魏国又一杰出人物，在他的统治下，魏国逐日强盛，武功达到最高峰，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战争，成为鲜卑族的光荣和骄傲。

## 魏宋争雄

正当刘裕广聚人才，力求富国强兵，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不料天命不永，只做了两年皇帝，就撒手归天去了。继承皇位的是太子刘义符，小名车兵，他就是宋少帝。刘义符武有勇力，文通音律，本当有所作为，可当他坐上皇位后，却做了些不该做的事，如恣意游乐及诛杀庐陵王刘义真就是例证。由于少帝“所为多乖失”，被皇太后揭发出来，并由辅政大臣尚书仆射傅亮、司空徐羨之和统军将军谢晦等动手，乘少帝在华林园观乐呼唱之时，突然下手，收了玉玺，先废为营阳王，随后便将他杀掉了，死时只有 19 岁，这年是景平二年（公元 424 年）。

取代少帝登上皇位的是他的三弟宜都王刘义隆，小名车儿，史称宋文帝，他身高 7 尺 5 寸，自幼聪慧，14 岁时就能听讼断狱，又博涉经史，显得颇有作为。

刘义隆即位后改元元嘉，他恐怕重蹈少帝覆辙，下手除掉了傅亮等一批辅政大臣，亲自掌握了朝权，然后一门心思治理国政，体恤民情，解除冤狱，因而深得民心。他特别重视发展经济、弘扬文化，注意选拔贤才。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宋朝国力大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

与此同时，北方的魏太武帝同样治国有术，兵强马

壮。他曾趁宋朝国丧之际，举兵南下，占领了宋朝的司、青、兖、豫四州的大部分土地，把势力扩展到洛阳和淮河流域。

面对北魏的逼人气焰，强大的宋文帝再也忍不下这口气了。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宋朝君臣拟议北伐，彭城太守王玄谟更是踊跃，力主马上出兵，认为宋军一到，北魏必亡无疑。宋文帝很高兴，他要仿效汉武帝派霍去病击溃匈奴，在漠北大山狼居胥上，筑坛祭天以誌胜利的故事，当即准备发兵攻打北魏。

南北两强，谁都想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吞并对方，爆发战争势所必然，只看哪边先动手了。

次年，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10万步骑攻打宋朝悬瓠（音hù）城（今河南上蔡县东），宋朝守将陈宪坚守苦战，硬是没让魏军攻破城池，拓跋焘由于兵员损失惨重，只好暂时罢手。接着，宋文帝发兵，分水陆几路开始北伐，魏太武帝当然不甘示弱，带着号称百万的雄兵，离开平城，南渡黄河前来应战。宋军主力在王玄谟的率领下与魏军主力在滑台（今河北省滑县）交战，这一仗由于宋文帝盲目自信，加上王玄谟的指挥不力，结果惨遭败北。倒是宋将薛安都能干，大破北魏于洛州，收复了陕中和潼关。

反过来，魏军则乘胜攻打彭城，宋文帝之子、徐州刺史刘骏决心坚守，迫使拓跋焘移兵南下江苏，锋芒指向盱眙（音xūyí）。盱眙是座小城，可是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守城的是太守沈璞，此人很有见识，早在他履任之初，就忙着深挖沟濠，坚筑城墙，广聚军粮，作好了防守的充分准备，随时准备报效朝廷。果然不出他所料，一场恶战即将爆发。大战前夕，奉命北救彭城的辅

国将军臧质，因兵败退到盱眙，这时，他身边只剩下 100 人马，沈璞将他迎进城内共同守城。

由于拓跋焘见盱眙城小而藏粮充足，于是留了几千人攻城，意思是拿下此城，夺粮济军。他则继续率大军南下，直打到长江北岸，与建康城仅一水之隔了。

兵临城下，局势危急，宋文帝以天堑为防线，加强戒备，准备与北魏决一死战。

此时，魏太武帝寻思道：“如果下令进兵，强渡天堑，手下这些北方兵勇，大多不习水性，必然牺牲巨大，况且也不一定能拿下建康。再说，去盱眙攻城夺粮的人马，怎么还没有送来捷报，万一有什么意外，粮食到不了手，就是占了建康，也势难持久。到时候宋军反攻过来，手下将士孤城背水的，失了接应又断了退路，那如何是好？”想到这里，他拿定主意，暂缓进兵。

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公元 451 年）正月，拓跋焘率军回撤，见盱眙城竟然还没攻下，他一面暗自庆幸没有鲁莽进攻建康；一面又大惑不解，北魏兵一向骁勇善战，怎么打了许久，竟无尺寸之功呢？于是，立即下令围城，几十万大军重重叠叠，把座小小盱眙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他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派人给城里送了一封信，让人家赶快送些上等好酒来慰劳将士。这意思很明白：宋军如果识时务的话，就赶快献城投降，给自己留条活命，以免城破之时，玉石俱焚，追悔莫及。

信送出去后，这位北方皇帝便在主帐中坐等佳音，他深信宋军不出三日必然就范无疑。没想到宋军很快派人来到帐前，送上一罐封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当即拔牙塞子，顿觉骚臊扑鼻，原来竟是一罐馊尿。这下可把他

鼻子都气歪了，当即下令：“踏平盱眙，刻不容缓！”

北魏军士奉命连夜在盱眙城外筑起一道围墙，并选择东北城为主攻目标，就近采东山之石填平壕沟；然后在君山外的河道上搭起骨架，派重兵守卫，以堵截航道。

完成攻城准备后，拓跋焘怀着险恶的心理，写信给臧质、沈璞道：“我即将攻城，派来攻城的兵士都不是我们鲜卑人，攻东北城的是丁零人和匈奴人，攻南城的是三秦的氐人和羌人。假设丁零人战死，正可以减少我在常山、赵郡一带的麻烦；匈奴人战死，则可以减少我并州方面的威胁，而氐人、羌人战死，我关中一带就更为平安。反正不管杀了你们宋人，还是杀了这些人，对我都有好处，你们就尽量拼杀吧！”臧质立即回信指斥道：“你这奸邪的心怀我十分明白，你这四条腿的东西，屡次进犯我宋国，东路挨过王玄漠猛打，西路遭到梁坦的狠揍，你难道忘了？要知道‘虏马饮江水，狝狸死卯年’的童谣就快兑现了！既然你要来送死，我怎么忍心让你活着回去呢？打吧，如果你被乱兵杀死，算你幸运；如果被我抓住，那对不起，我可要把你绑得结结实实，用毛驴把你押往建康示众，然后再要了你的命！至于我本人，决不贪生，为国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废话少说，你就赶快攻城吧！”

原来魏太武帝别名狝狸，他读完来信，大怒不已，立即派人做了张铁床，上面放着铁犁，扛到城下对臧质喊道：“等我破城之时，一定把你抓到铁床上犁掉！”

臧质并不在意，他又写了一封信，叫人广为抄写，散发到北魏军营中，用拓跋焘的原话，把他利用非鲜卑人卖命的诡计揭露出来，劝北魏将士不要上了他借刀杀人的当，还劝诫他们道：“大丈夫应该学会转祸为福，

你们谁要是杀了拓跋焘，我上报朝廷封他为开国公侯，给一万户封地，赏布和绢各一万匹。”

北魏军攻城开始了，他们先用钩车钩住城墙口，想往上冲，结果被城上宋军用粗绳将钩车死死拴在城墙上，一动也不能动，到了晚上，宋军用大木桶装人吊下去，将钩车运进城里。接着北魏改用冲车进攻，由于城墙十分坚固，每冲一次，不过撞下几升碎土，仍然无济于事。拓跋焘气极了，逼令攻城军士赤膊上阵，硬往上爬，前面被宋军射死、砸死，后面再上，谁后退就当场砍掉脑袋。就这样不停地猛攻，北魏军死伤不计其数，尸首堆得和城墙一样高，盱眙仍然固若金汤。

激战进行了30天，北魏兵力减了一半，这时拓跋焘得到消息，宋文帝已派遣水军由海路进入淮河，从他背后袭来，而彭城方面又要断他陆上的归路，再加上军营里传染病流行，将士病死众多。面对此情此景，拓跋焘仰天长叹，然后焚毁辎重，急匆匆解围退兵北去。

魏太武帝南侵失败，一路上为了泄愤，野蛮地纵兵烧杀掳掠，甚至刺婴儿在长矛上，舞动取乐，以致北魏军队经过的郡县，一片焦土，不见人迹，春燕归来，只好在树上营巢。

在这场大战中，宋朝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国力大减；北魏兵马死伤过半，失去了战斗力，好不容易强盛起来的南北两朝都因此大伤元气，感到疲惫难支，迫切需要休养生息；而在此后一、两年内，宋文帝遭弑横死，魏国的境况也很不妙，双方谁也没有力量再较量武力了。